



世界史学术书系

戴高乐 与非洲的非殖民化研究



陈晓红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D066
C592

戴高乐 与非洲的非殖民化研究



陈晓红 著

SBL47/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序 一

秋风送爽，繁花如锦。在国庆 54 周年前夕，电话里传来了陈晓红博士清脆悦耳的声音，得知她的专著《戴高乐与非洲的非殖民化研究》一书即将出版，并邀写序。作为她的博士生导师，闻讯自然“不亦乐乎”，不由欣然命笔。

人类历史有如江河行地汹涌奔腾，迂回曲折。近 500 年来，人类社会发生了惊天巨变，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经济、文化、社会长足进步，但贫穷、战乱、灾祸、苦难也接踵不止，伴随而行。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掠夺是近世人类历史上最野蛮、黑暗、残暴的一页，客观上在全球推进近代西方文明的同时，使占世界陆地面积和人口绝大多数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和民族遭受了惨无人道的奴役和蹂躏，这是对人类文明和尊严的极大凌虐和侵犯。殖民掠夺从 15 世纪末开始，到 19 世纪末形成世界殖民体系，历时约 400 年。历史的进步潮流不可阻挡。20 世纪上半叶，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节节胜利。迄 90 年代初，最后一个殖民国家获得独立，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宣告全面崩溃，彻底葬送。正义终于战胜邪恶，文明终于战胜黑暗。持续 500 年左右的殖民罪恶历史是近现代世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从一个侧面映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错综复杂和艰难曲折。研究帝国主义殖民扩张产生、发展、覆亡的过程，以及对世界历史发展的影响，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

值和现实意义。历史留给后人的不仅是痛楚的记忆，更有激励前进的精神力量。

科学研究重在创新。世界殖民体系的崩溃是 20 世纪世界历史进程中重大的事件，涉及众多国家及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等方方面面。本书作者慧眼独具，选择戴高乐执政时期法国在非洲非殖民化为研究对象是颇有创意的，立意高，视角新。法国是第二大殖民帝国，它在世界各大洲的殖民版图面积仅小于英国，相当于本土的 20 倍。

在法兰西殖民帝国中，非洲占有重要地位。法兰西殖民帝国的构建始于非洲，也终结于非洲。法国在非洲的非殖民化，是整个世界殖民体系崩溃过程中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带有强烈的法国色彩。以往，国内学术界对非殖民化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头号殖民帝国英国，而对法国的非殖民化问题少有系统的研究。作者勇于拓荒补白，选择戴高乐执政时期法国在非洲的殖民撤退这一课题，自然具有开创意义。它不仅对推进战后法国历史的研究，而且对深化 20 世纪世界非殖民化运动的研究具有重要理论和学术价值。

史学是一门实证性学科。求真求实，重视历史本真是作者的虔诚追求。本书十分重视历史的真实性和科学性。关于法国在非洲非殖民化的资料国内严重缺乏，作者用各种方式尽力从国外搜集资料，努力做到言必有据，据可信，不尚空论。重要的论点都以事实为依据，实事求是，反映了严谨的治学态度。

史学是一门反思性学科。研究历史不仅要最大限度地真实地重现历史，而且要对人类历史作出独特的审视和诠释，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总结，吸取有益的历史智慧。本书在吸纳前人学术成果的基础上，站在时代的高度，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从历史整体运动的视角，撷取不同典型个案，对戴高乐执政时期在非洲实施非殖民化的动因、过程、特点、后果及影响进行了全方位的综合考

察，阐述了许多颇具启迪意义的独到之见。这里值得注意，作者在分析问题时把握了三个视点：第一，将非殖民化的历史进程放在世界历史总的变动背景下，特别是放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演变的场景中进行考察；第二，从宗主国法国与非洲殖民地民族主义运动的“互动”关系进行考察；第三，从领袖与群体、个人与时代的关系进行考察。通过上述三个方面的综合剖析，深刻地揭示了法国非殖民化运动的复杂性和殖民撤退的独特性，总结了富有现实意义的历史经验教训，并给读者打开了进一步历史思考的广阔空间。这充分反映了作者的治史功力和创新思维的活跃。

本书既是拓荒之作，自然会存在某些不足，有待不断完善。但愿在再版时“引玉之砖”进一步琢磨成“冰清之玉”。

晓红博士是一位勤奋刻苦，颇有才气的青年学者。玉琢乃成器，希望她继续发扬滴水穿石的精神，锲而不舍，不畏艰难，在学术上开拓奋进，不断取得优异成绩。

王斯德

2003年10月于华东师范大学

序 二

陈晓红同志要我替她的书写几句话。

《戴高乐与法国在非洲的非殖民化研究》* 一书是在病中阅读的，好在书写得情趣盎然，流畅好读。此书是在王斯德教授精心指导下完成的。她以犀利的文风，剥笋似的方法，宽阔的视野，全景式地撰写了这部涉及 20 世纪世界史上的一件大事，即殖民体系的崩溃。她在书中写了一位伟人，就是二战中法国的反法西斯英雄，法兰西共和国现实主义政治家戴高乐；一件世界性大事，即世界殖民体系的瓦解。不过她是从法属非洲的非殖民地化的角度来论述的，最后在结语中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非洲各族人民如何争取真正的平等，“将是一个巨大而艰巨的课题”。

从司马迁开始，中国就有以人物为纲，撰写历史著作的优良传统，把历史人物写得有血有肉，情景交融，读来赏心悦目，如《史记》中的《陈涉世家》、《货殖列传》等等。陈晓红同志将我国的这一优秀史学传统应用到世界史当中去，获得了重要成果。她以戴高乐个人为线索，贯穿非洲人民的争取民族平等和独立的斗争，用二战和战后世界的整体变化，从自然的、历史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国际关系和精神因素等多维分析中，揭示

* 本书原名。

戴高乐是顺应时代潮流，不断作出现实主义抉择的开明政治家。

戴高乐与非洲的零距离接触始于二战之时。1940年6月18日，在德国法西斯进攻法国时，他两手空空，逃亡伦敦，举起了自由法国的大旗，当时他只有几十条破枪，把法兰西复兴的希望，寄托在法属非洲殖民地身上。8月26日，法属喀麦隆和法属刚果站到了自由法国一边。所以戴高乐说，法国的解放“始于布拉柴维尔，成长于阿尔及尔，而完成于巴黎”，并使法国成为战后强国的一员。战争中非洲人民的能力、智慧和觉醒，使戴高乐认识到人类的广泛变革是不可抗拒的潮流。在他召开的布拉柴维尔会议上，他的非洲观有了第一次重大转变，确立了法国与殖民地“不可分割”和进行广泛改革的纲领，有些历史学家称这是“未来戴高乐非殖民地化政策的第一步”。

战后国际局势发生了根本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了雄踞世界几个世纪的“欧洲时代”，出现了两极对立的世界新格局。德意法西斯被打倒，英法被严重削弱，标志着“欧洲中心”不复存在。苏联的胜利和力量的增强，欧亚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出现了一个与帝国主义阵营相对立的社会主义阵营，正如作者指出：社会主义阵营“存在本身就是重要力量。……对推动非殖民地化浪潮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与此同时，战后形成的以美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和国际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深刻变化，也不再能容忍殖民主义旧的统治形式。战后，以核能、电子计算机、生物科学为主要内容的新科技革命，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新的垄断资本组织形式，再也很少容忍西欧过去那种至高无上的殖民垄断形式和有形的绝对控制，希望以一个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世界市场来达到对殖民地和附属国的经济控制和政治影响的目的，也就是说它需要一个“无形的帝国”。

在这种新的国际格局之下，从1940年代亚洲民族独立运动

高潮，到 1960 年代“非洲独立年”为标志的民族解放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冲击着英法的旧殖民体系。然而，遵循戴高乐“布拉柴维尔会议”提出的“不分离化原则”和“变革”原则的矛盾体的第四共和国反应迟钝，应对失措，举棋不定，接连遭受到印度支那战争、苏伊士运河战争和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冲击，将曾辉煌一时的法兰西殖民帝国推向面临全面崩溃的危机局面。

在第四共和国时期，法国新兴工业经济集团崛起，以石油化工、冶金、飞机制造和电子业为代表的经济飞速发展，跨国公司纷纷成立，法国的阶级关系亦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新型工业垄断资产阶级和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取代了金融借贷资本和食利阶层，统治集团发生裂变，不再是铁板一块。知识分子成了反殖民主义的代言人，他们抛弃了“阿尔及利亚就是法国”的陈腐概念。社会各阶层都在寻找一个稳定法国政局，结束战争的“铁腕人物”。

1958 年 5 月 13 日，阿尔及利亚的法军和“黑脚”发动叛乱，公开与巴黎中央政府对峙。“5 月 13 日是一个产物”，戴高乐成了法国社会各方都支持和信任的“铁腕人物”，他重新被推上政治舞台。戴高乐第二任中顺应时代潮流，在殖民地问题上发生了第二次重大转变，也可以说是一次根本性的转变，完成了法属非洲的非殖民地化。

戴高乐在任内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 1958 年 10 月制定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创设了“法兰西共同体”，为非洲国家的独立设置了一扇半开的门。即宪法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承认共同体的非洲成员国可以“成为独立国”。在宪法表决中，几内亚对法国说“不”，选择了“独立”。1959 年马里联邦领导人依据“宪法”第 12 章的条文提出独立要求，戴高乐犹豫不到两周后终于表示认可。以马里和塞内加尔为榜样，其他国家依样画葫芦，纷纷宣布独立，促成了以 1960 年“非洲独立年”为标志的非洲独

立高潮的出现。完成了法国在黑非洲以“妥协—退让”为特征的渐进式的非殖民地化过程。

第二件事是宣布结束阿尔及利亚战争。戴高乐第二次上台后并未急于处理阿尔及利亚战争。他以两年时间处理在黑非洲的和平撤退，对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作准备和试探。到1960年11月4日戴高乐发表演说，宣布由“阿尔及利亚人来治理阿尔及利亚”，“一个将有它自己的政府，自己的体制，自己的法律的阿尔及利亚”，彻底抛弃了“阿尔及利亚就是法国”的观点和政策，并开始同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进行和谈，于1961年3月18日签署了《埃维昂协议》，结束了阿尔及利亚的流血战争，阿尔及利亚人民终于赢得了独立。

阿尔及利亚问题的解决，标志着戴高乐完成了法国殖民地的非殖民地化。除吉布提外，法属非洲已土崩瓦解。法国现代殖民史从“阿尔及利亚开始，也在阿尔及利亚结束”，扩而大之也可以说，戴高乐从非洲的撤退，也就完成了非洲的非殖民地化和世界的非殖民地化。这是因为法属非洲占全非洲总面积的37%，仅次于英属非洲。而1960~1963年间，英国和比利时已经大规模地撤出了非洲，余下的葡萄牙殖民地，只占全非洲总面积的6.9%。那时可以用“争先恐后”来形容欧洲殖民国家给予殖民地独立地位的举动。还因为，法国在世界上是第二大殖民帝国，所占殖民地领土面积也仅次于英国，而到1960年代英法等仅在世界余下了一些小块殖民地，如吉布提、香港、澳门等等。依据这种估价，作者对戴高乐作出了这样的评价：“在非殖民地化进程中，没有哪一个殖民宗主国的领导人可与他的勇气和魄力以及审时度势相提并论”。

我们系一位博士生导师称赞陈晓红为“三湘才女”。确实，她在这篇博士论文中，正确处理了时代、群众和人之间的关系，并指出：“三个侧面是互相交错、互相影响的”。“戴高乐的现实

主义抉择既有他作为开明政治家主动变革的一面……更多的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之举”。大概也可以说，殖民体系的瓦解，非殖民地化的实现，是靠亚洲、非洲各族人民在深山丛林之中的流血牺牲，在街头的呼喊抗议，靠工人、农民在车间、田头默默无闻的劳作得来的，正是他们推动了像戴高乐这样的人物，拿出勇气和魄力去作出历史性决定，阻挡那些顽固殖民者的罪恶行为。

不仅如此，作者在这篇论文中还表达了许多有思考意义的创新。如果我们将北京大学郑家馨教授领导下撰写的《殖民主义史·非洲卷》中第17、18章（系陈晓红撰写）同本文加以对比，不难发现她对许多问题的探讨都在深化。例如，对布拉柴维尔会议的评价，在《殖民主义史》中说，总的思想方针未脱离法国的一贯的“同化”的原则，只是稍稍前进了一步，在论文中她以标题“布拉柴维尔精神：变革？保守？”两点论来评述这次会议，并将“变革”提到了第一位。

此外，在本书中把法国的非殖民地化概括为法国和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互相较量，互相妥协的互动”。这比苏联一些人的看法：“凡是进行武装斗争而获得独立的国家，就是真独立，凡是通过和平道路而取得独立的国家就是假独立”的看法要确切，科学得多，也符合实际情况。

在分析非殖民地化时，本书把战后垄断资本的发展变化和新兴工业集团、跨国公司的形成，“迫切希望改变殖民地的统治方式”，作为一项重要根源，这能使人们更深刻地理解战后殖民体系瓦解。

至于本书结语中提出的“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非洲各族人民如何争取真正的平等”，不是一个空穴来风的问题。在法属黑非洲非殖民地化过程中，以对法兰西联邦说“不”的塞古·杜尔为代表的一派，和以科特迪瓦的博瓦尼为代表主张同法国“合作”的一派，在什么是真正独立问题就发生了激烈的唇枪

舌战，到了 1980 ~ 90 年代，科特迪瓦成了西非经济发展的样板，而塞古·杜尔领导的几内亚经济衰败，国内矛盾重重，致使学者们对此问题的看法发生了重大改变。但是，在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博瓦尼逝世后，科特迪瓦的“合作”道路的破绽暴露出来，重重矛盾爆发成为内战，科特迪瓦的经济发展被打断，甚至一落千丈。致使学者们再一次提出了殖民地国家独立的道路问题。因此，作者能提出这个问题就是一种创造性的冲动，这不仅是各国历史学家、政治家、社会经济学家共同关心的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未来学问题。

在浮躁之风弥漫学界时，还有这样一些学者，他们耐着寂寞，在大量原始资料中，踏实梳理，多方涉猎，作出应有成绩。陈晓红同志就是其中之一。在论文定稿之时，为她学习工作作出很大奉献的母亲仙逝，她请假回家奔丧，用非常紧的时段，完成了文稿的修改、打印。本书的出版，陈母是会含笑九泉的。

艾周昌
2003 年 5 月
于上海浦东桃林园

内容提要

殖民主义的终结以及殖民地的独立，是 20 世纪世界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也可以说是人类社会经历的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它不仅使国际政治格局发生深刻变化，而且也深深影响了 20 世纪经济、文化与社会的发展。这一重要的历史现象，引起众多的研究者的探索热情，殖民主义为什么撤退？为什么在 20 世纪中叶以后撤退？是什么因素敲响了它的丧钟？其撤退进程呈现什么特点？非洲的非殖民化对原殖民宗主国法国及前殖民地，进而对世界历史运动产生了何种影响？

本文以全球第二大殖民大国法国在非洲的非殖民化为个案，试图从历史整体运动的角度，综合性地研究戴高乐执政时期法国殖民主义体系瓦解的历史进程，为解读上述问题提供一些思路。

1958 年 6 月，戴高乐因阿尔及利亚战争引发的法国全面危机而重新执政。戴高乐上台后颁布第五共和国宪法，建立了“法兰西共同体”并开始了撤退的进程。第五共和国宪法承认黑非洲各个领地的自治地位和成为独立国家的权利。继几内亚 1958 年独立后，1960 年所有黑非洲国家全部获得独立。1962 年 7 月，阿尔及利亚在经过近 8 年的战争后赢得独立，法国完成了在非洲的政治撤退。法属黑非洲和阿尔及利亚的非殖民化，标志着法国殖民体系的终结。

戴高乐执政时期在非洲的非殖民化呈现“和平撤退”与“且

“战且退”两种典型的形式。其中，法国在黑非洲的非殖民化表现为从“自治—独立”和平渐进的撤退。这一特征形成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黑非洲民族主义运动的相对“温和”。战后黑非洲民族主义表现为暴力和非暴力两种斗争方式，而主张同宗主国合作，通过和平的议会斗争之路争取殖民地权益成为了民族主义的主流。这种状况既有殖民统治和同化政策的影响，也与宗主国的让步政策有关，同时与黑非洲民族主义运动的极端人格化不无关系。二是法国政府在黑非洲的殖民政策的调整有连续性，也使黑非洲政治发展遵循着一条和平渐进的“主权交接”之路。黑非洲的非殖民化进程体现了戴高乐政府与殖民地民族运动之间相互较量与相互妥协的互动的特征。它说明民族主义运动的觉醒、反抗与殖民政府的政策调整之间无不处于一种反抗与决策相对应的“互动”之中。这种动态的逐步演进过程，贯穿于戴高乐政府从黑非洲撤退的整个过程，使黑非洲的非殖民化在一条“反抗—让步”、“妥协—撤退”的渐进的过程中完成。

与黑非洲相对和平渐进的非殖民化道路相比，阿尔及利亚的非殖民化进程呈现出战争与危机交织的特征，交错着多层复杂的矛盾斗争：战场上的激烈对抗、进步势力与殖民集团之间的角斗较量、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裂变、各种利益集团的矛盾斗争。经历了戴高乐政府首先承认自治权，继而承认“阿尔及利亚人的阿尔及利亚”，进而认可“阿尔及利亚共和国”，到最后与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签署《埃维昂协议》，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这样一个艰难撤退过程。

法国从阿尔及利亚撤退的过程之所以“特殊”，有以下原因：第一，阿尔及利亚在法国具有的特殊地位。法国历史上的殖民政策以及阿尔及利亚的经济和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使得阿尔及利亚问题被法国统治集团视为国内的民族问题，因而成为撤退的阻力；第二，宗主国法国与阿尔及利亚的民族矛盾比在其他任何殖民地

更为尖锐，阿尔及利亚的民族主义采取了暴力夺取政权的方式。1954年11月1日，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开始了民族解放战争，用暴力向法国的殖民统治提出了挑战。戴高乐再次上台前，阿尔及利亚战争已经持续将近4年；第三，由法国移民与殖民军队组成的殖民集团形成了对非殖民化的巨大阻力。阿尔及利亚的100万法裔是一股强大的殖民主义势力。他们与在阿尔及利亚作战的50万殖民军队沆瀣一气，形成了强大而顽固的殖民主义堡垒。面对阿尔及利亚争取独立的不可阻挡之势，殖民集团进行了绝望的挣扎，试图通过叛乱、暗杀以及恐怖活动来阻止这股不可逆转的潮流，从而造成了阿尔及利亚非殖民化进程的艰难。第四，戴高乐本人原先所持的殖民主义立场也成为法国从阿尔及利亚艰难撤退的阻力。

戴高乐执政时期法国在非洲的非殖民化，既是世界非殖民化进程“必然事变链条中的必要一环”；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戴高乐对法国殖民政策进行调整的逻辑发展结果；而最后在多种相互关联的因素或者力量推动下完成的。首先，战后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深刻变化使非殖民化成为了历史必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法等老殖民主义国家极度削弱，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的崛起，世界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勃兴、国际经济关系的深刻变化，……多股合力汇成了一股汹涌的非殖民化浪潮，形成了对殖民主义的世界性对抗，猛烈冲击摇摇欲坠的英法等国的殖民主义统治。

其次，法国殖民体系面临的深刻危机使非殖民化政策势在必行。法属殖民地民族主义运动在战后掀起了高潮，以暴力和非暴力两种形式对法国殖民主义统治展开了全面反抗，沉重打击了法国的殖民统治。而第四共和国政府深受同化殖民理论的毒化，逆历史潮流而动，殖民政策矛盾混乱，迷信武力镇压，结果陷入连年的殖民战争并导致了法国政治经济的全面危机。

第三，法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对殖民地政策提出了新的需求，这要求殖民地的非殖民化。因战后初期的援助性殖民政策成本高昂，已不适应法国垄断资本主义需要；而1950年代中期后法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为殖民地的“理性开发”提供了有利条件；新兴的工业垄断集团与跨国公司的出现，要求更自由安全的投资场所和市场，要求一个与法国保持紧密联系的“法兰西非洲共同体”。

第四，法国社会结构的变化、新的社会阶层的形成以及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汇成一股非殖民化的舆论潮流，使非殖民化政策的实施呈必然之势。法国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戴高乐顺应历史潮流，在法国从非洲撤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通过全面考察对戴高乐执政时期法国在非洲的非殖民化，本书认为，法国殖民主义体系的终结，不是历史进程的偶然事件，它是非殖民化这一历史进程中纵横交错、相互冲突与矛盾的各种合力作用和驱动的总结果。而在诸多合力中，殖民地民族主义运动是这股合力中最重要的推动力，而社会发展是内源性动力，或者说是最原始的驱动力。换言之，殖民主义撤退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需求，而殖民主义不自觉制造的“报应工具”——殖民地民族主义运动最终为它画上了句号。

法国殖民体系的终结以及法属非洲的独立对法国、对非洲以及整个世界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非殖民化使法国甩掉了沉重的包袱，改善了国际处境并重新恢复了大国地位；非殖民化根本改变了原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系；非洲新兴独立国家的诞生，构成了第三世界最主要的一支力量，它使非洲的政治地图、世界的政治地图发生了根本改变，并因此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总之，法国在非洲的非殖民化，既不是法国的“灾难”，也不是对殖民地国家的“恩赐”。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Abstract

The end of colonialism and independence of colonies was epochal affair in the world history in the 20th century, which not only mad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ituation change deeply but also affected the economy, culture and society of the world. Why did the colonialism retreat? Why did the colonialism retreat after the middle period of 20th century? How to retreat? What impact did the retreat make to the France, pre-colonies and the whole world?

Focusing on a case study of about decolonization of France from Africa, this dissertation tries to study the historical movement of disintegration of France's colonialism system in De Gaulle's period from the view of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historical movement and give the answers to the above-mentioned questions.

In June 1958, De Gaulle assumed the reins of government again because of the crisis full-scale Algerian War. After that, he issued the Fifth republic's constitution and established the 'Communante frangaise', which set off the retreat. After the independence of Guinea in 1958, all countries in Black Africa got impendence till 1960. In July 1962, Algerian finally gained its independence after 8 years struggle. The decolonization in Black Africa and Algerian indicates the collapse of the France colonial system by and large.

Decolonization in Black Africa was the key step of the France' decolonization in which represented character of peaceful retreat from autonomy to independence. This rested with two factors. First, the nationalism movement in Black Africa was relatively mild. After World War II, the nationalism in Black Africa had two manners: violence and nonviolence. The latter became the *mainstream* in which acquired collaboration with suzerain and got rights and interests through peaceful parliamentary struggle. This resulted from the assimilative policy and, concessive policy of suzerain and excessive tendency of personification in nationalism of Black Africa. Second, the France's regulation of colonial policy in Black Africa had continuity. It gave the chance to peaceful retreat in Black Africa. The France' decolonization in Black Africa embodied the characteristic of mutual conflict and compromise between the De Gaulle's government and the nationalism movement in Black Africa. 'Revolt-concession' and 'compromise-retreat' permeated the whole retreat process in Black Africa.

Compared to the peaceful road of decolonization in Black Africa, the decolonization in Algeria represented the characteristic of crisis and war, which made the France government have to retreat step by step from acknowledging the autonomy firstly to acknowledging the 'Algeria owned by Algerian', from authorizing the 'the republic of Algeria' to giving the independence to Algeria by signed 'the Act of Evian' finally. It has three reasons. First, Algerian had especial meaning to France. Because of the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s and strategy for France, the problem of Algerian was regarded as an ethical problem, which became the resistance to the retreat. Second, ethical conflict in Algerian was sharper than any other colonies. The nationalism in Algerian used violence to capture the regime. Algerian war had been 4 years since De Gaulle assumed the reins